

再说“意外三角”^{*}

陈振宇 包笑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提 要 “意外”主要有非常规和不合理两个来源,其中非常规占据主导地位。意外特征可以导致功能的语用迁移,自信与否和命题的消极积极在迁移中共同起作用。当说话人不自信时,语句语力迁移至疑问,包括揣测问、原因/理论问、细节/焦点问、信息来源问四种;当说话人自信时,如果命题积极,则有语用肯定解读,如果命题消极,则迁移至语用否定。感叹与意外始终是共生的,叠加在疑问、语用肯定、语用否定的语力之上。

关键词 意外 疑问 语用否定 感叹 语用迁移 自信 积极消极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23.05.001

一、引 言

意外(mirativity)是一种说话人指向的情感反映,是说话人由于遭受某种外部信息,引起的反感、愤怒、痛苦或赞叹、幸福等强烈的感情或情绪(Aikhenvald 2004; 陈振宇、杜克华 2015)。较早涉及汉语“意外”的有 Matthews(1998)、Chang(1998)、陶寰、李佳樑(2009)等,他们分别研究了粤语的句末语气词“wo3”,台湾闽南语的“讲”和新派上海话的句末“伊讲”。这些都是针对可以引起“意外”含义的具体语词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意外标记”的语法化问题,对“意外”范畴在语法体系中的作用很少涉及。陈振宇、杜克华(2015)首先将“意外”视作一个语用语法范畴,认为它在语法系统中有关联疑问、感叹、否定这三个重要语法范畴的作用,并据此提出了“意外三角”的理论,如右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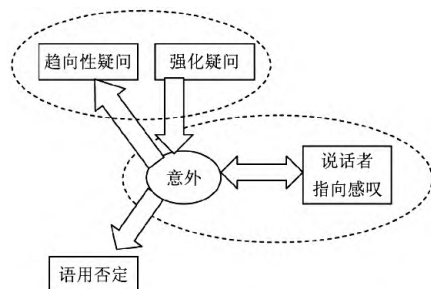


图1 陈振宇、杜克华(2015)的“意外三角”地图

^{*} 本文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汉语反事实与非事实条件句定量分析与计算”(项目编号:2019BYY001)的阶段性成果。

意外范畴可以导致疑问、感叹、否定之间发生如图 1 所示的一系列语用迁移或叠加,陈振宇(2017)对其总结如下:

疑问(默认) + [特征]意外 → [主]语用否定 + [次]说话人指向感叹

疑问 + [特征]意外 + [特征]积极/非消极 → 纯感叹

强意外(默认) → [主]语用否定 + [次]趋向性疑问 + [次]说话人指向感叹

弱意外 → [主]趋向性疑问 + [次]语用否定 + [次]说话人指向感叹

超强意外 → [主]极性语用否定 + [次]说话人指向感叹

强意外 + [特征]积极/非消极 → 纯感叹(或者说是阻止导向语用否定)

但今天看来,上述规则仍然太过简略:一方面,“疑问—感叹”是一个连续统,经过了多个层次,语用否定和造成它的原因也都是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意外作为最重要的控制范畴,仍需要更细致的研究,它的内部应该有更多的层次。

除此之外,还应该将迁移和叠加关系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具有意外特征而导向的功能;二是某些功能会引起意外意义。“意外”三角应该主要研究前一方面,而“强化疑问→意外”则是后一方面,放在图中并不合适。这是因为引起意外的不仅仅是强化疑问,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语法范畴,例如汉语中的强化否定、传信/实据、突然事态等,我们应该另行讨论并画成地图。

经过考察,本文将“意外三角”理论限定在“意外特征所导向的功能迁移或叠加”这一方面^①。我们将图 1 修改扩充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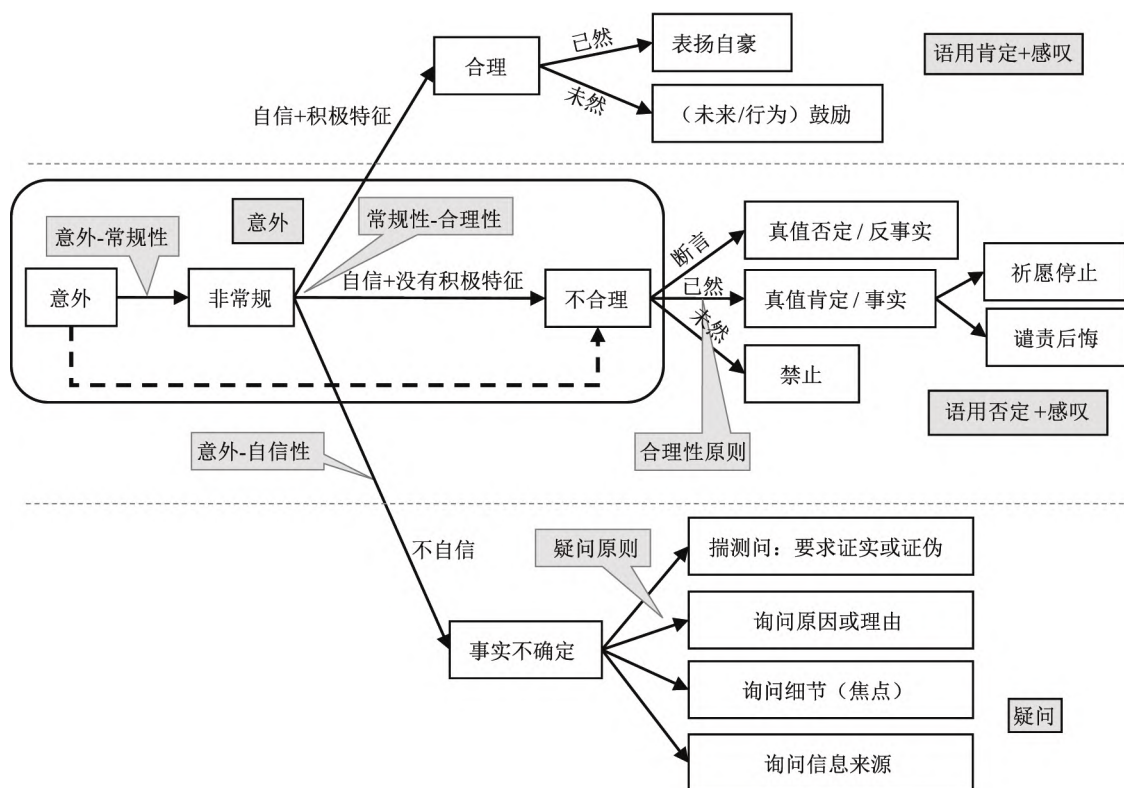


图 2 新修改扩充的“意外三角”地图

新的地图中,除了暂时删去“强化疑问→意外”这一迁移路径外,有四个方面与原来的理论存在差异:

1) 将意外扩充为“意外、常规性、合理性”三个范畴组成的一个区域,即图中圆角方框内的部分;

2) 细化了由意外导致的疑问,“趋向性疑问(揣测问)”扩展为四种疑问:揣测问、原因/理论问、细节/焦点问、信息来源问;

3) 进一步深化“不合理”到“反事实”的推理,重点是断言与非断言的区别,前者导致反事实解读,后者则不能;

4) “感叹”和“语用否定”都可能导致进一步的言语行为上的要求,如禁止、鼓励等。

下面详细讨论。

二、意外、常规、合理

导致意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非常规和不合理。

当一个命题在大概率情况下为真时,我们说它是“常规”(conventional)的。这类事件是说话人认为大多数人(在语言中常用“别人、大家、众人、(大)多数人”等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语言中常用“常(常)、经常、总是、常见、一般、通常”等表示)会做或会遇见的事。请注意,这里的概率是说话人的心理主观认识的概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世界的事物频率重合,但并不总是如此,因为认知是不完备的,存在着认知上的跳跃。参看袁毓林、刘彬(2016)的“反通常性”。

当一个命题与说话人的理性认识相符时,我们说它是“合理”(rational)的。由于并非大多数人认定的就是合理的,因此合理性实际上是说话人自己主观认定的性质,这与常规性的概率多少还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不同,合理性是高度主观性的,完全由说话人自己决定。不合理的事并不是不存在的,刘娅琼、陶红印(2011)就指出“否定反问句表达的就是不同程度的负面评断立场”(negative evaluate stance),即存在专门的语言手段来表示说话人认为事物是不合理的或不令人满意的。

合理是“理性化”(rationality)范畴研究的内容,使事物合理的因素称为“理由”(reason)。理由又分为两个维度:

1) 人们为社会性行为找到的理据,以此说明行为的适当或不适当,例如“她生病了,所以不去学校”,“生病”是让“不去学校”合理合法的一个理由;

2) 某些情况下,在自然事物的思考领域也会使用理由,作为说话人让自己去“理解”有关现象的依据,例如“热了好一阵,该凉快点了”,热了一阵并不是现在凉快的使因,而是让说话人理解天气转凉的理由,因为他的阅历告诉他事物往往会相互转化,所以热后又冷是“合理”的,于是他不再会对天气转冷感到意外。

非常规和不合理是不同的。例如“奇怪”一词一般是表示认识主体认为事物是非常规的,而不是不合理的。“他很奇怪我怎么没去看他”等于“他认为我没去看他是非常规的事情”,这是因为一般而言,亲人或特别好的朋友生病都会去看望。汉语“才怪”(这里的“怪”为奇怪义)在规约化为语用否定标记后,也不是表示不合理,而是表示非常规,而非常规的东西一般

是不存在,就此得到“反事实”意义,如“他不去找你才怪/他去找你不奇怪,他不去找你才怪呢”表示说话人倾向于认为“他不去找你”是非常规的,非常规的很可能不会存在,由此推导出说话人认为“他会去找你”。

常规和合理之间是不对称的。合理性一般有内、外两个方面的来源:在内来自于说话人对自己的自信(我的认识是合理的),在外来自于权威(权威说的做的是合理的)、事实(需要与自信、意外搭配共同起作用。自信时,存在的是合理的;意外时,存在的是不合理的)和常规(常见的很可能是合理的)。

在证明一个事物的合理性时,我们通常采用的、也最有效的证明方法是“常规和/或权威”,当二者的方向是一致的、相互印证的时候,合理性最强,这样的语篇非常常见,如例(1)、(2)所示;但常规与权威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说话人只能求助于自己的信念来进行选择,如例(3):

(1) 英国科学家对午睡长远效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午睡对健康有益,它不仅
可以消除紧张的心情,还有利于预防疾病,延年益寿(权威)……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在
午饭后睡一会儿(常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散,而是由于我们体内的生物节律在起
作用。(《养生与健美方法100例》)(权威和常规印证午睡是合理的)

(2) 保养声音,首先应该学会如何正确地发声。有专家说,大约有七成人不会“说
话”,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的发音方式是不正确的(权威与常规)。(张晓梅《修炼魅力女
人》)(权威研究的就是常规,证明正确发声需要学习是合理的)

(3) 大学生就业难,公务员分外俏,这两个群体结合到一起,自然地引起了大家的
特别关注。但奇怪的是,与大学生对公务员身份的趋之若鹜相比,旁观者却总是选择摇
头——觉得当公务员就是丧失理想、就是缺乏活力,甚至是“动机不纯”。日前,在中
国人民大学逸夫馆举行的“和谐创业论坛”上,居然有专家“应景”地表示:公务员热的背
后,是大学生对自主创业的恐惧。(CCL)(常规的情况是大学生多去考公务员,权威专
家却反对这一行为,认为是害怕自主创业,是不合理的。作者的立场是用常规反对权
威,果然后文就是在论证大学生的常规选择是合理的。)

而证明一个事物的常规性时,则基本不会用合理性来证明,而是通过经验或(完全/不完全的)统计来确定。例如“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在午饭后睡一会儿”,这是根据大量实践经验得到的频率来确定的常规性。

常规与认识情态,包括能力情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认识的来源以及能力的确定,是我们对事物情况的观察或总结,需要有相应的经验作为推理的条件,需要有可支撑的/外在的证据,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而合理则与道义情态和意愿情态有关,不论是希望的,还是应该的,都可以说是合乎说话者所持的“道理”的^②。

意外一般都是与非常规和不合理相关:即“意外——非常规——不合理”“不意外——常规——合理”。但是,这只是无标记的匹配,很多时候会出现“错位”。

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核心问题:意外、常规、合理既然有如此紧密的关系,那么它们是不分彼此完全混杂的,还是有一个推理顺序、有分工合作的范畴?此前陈振宇、杜克华(2015),以及陈振宇(2017: 526-530)中均认为“意外”以自身为核心起到触发作用,但经过进一步考察后发现需要做重大的修正,因此本文重新讨论。

我们认为,意外、常规和合理,三个范畴构成一个核心区域,但这个区域内却是不平衡的,

常规性比合理性在意外中具有更大的作用。常规性与意外的关系更为直接,合理性则一般需要经过一个“积极/消极”评价的过滤。李宇凤(2010a, 2010b)认为“反问”(实际上是指具有意外特征的疑问句)与不合理直接相联系,但我们认为这种联系一般需要经过“非常规”这一中间环节,和袁毓林、刘彬(2016)“在从疑问到意外的迁移中,‘非常规性’起到重要的作用”的意见相似。当然我们也承认,在特殊的情况下,意外也可以直接与不合理相联系。

三、意外(不自信)到疑问

3.1 自信性

意外与常规性之间的关系遵循如下原则:

【意外—常规性原则】:

- ① 说话人认为是常规的事物(包括符合“类指预期”的事物)不能让他感到意外;
- ② 如果表示对某一事物感到意外,而说话人又是自信的话,则表示该事物对说话人来说或者有非常规之处(包括违反类指预期),或者常规的事物没有成为事实。

(4) a. “狼姊,你难道要一辈子都不结婚?”连尹汨不死心地继续努力。(慕枫《酷妹火狼》)

徐以显见她红着脸低头不语,又说“夫人难道甘做贼人之妾,不愿居皇后之尊么?”(姚雪垠《李自成》)

b. 其实共产党也为衣、食、住。难道他不吃饭? 不穿衣? 不睡觉?(欧阳山《三家巷》)^③

“孩子来到世上怎么会没妈呢?他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只会没爸,不会没妈。”(六六《双面胶》)

c. 黄克诚惟恐彭德怀不出席庐山会议会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便非常恳切地说:“老总,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1994年报刊精选)

将军觉得有点反常,他大声地问“哨兵,你难道不认识我吗?为什么不敬个礼呢?”(《读者》)

例(4)中的所有例句,说话人都感觉到意外,例(4) a “一辈子不结婚”“愿意做妾不愿意做皇后”是非常规的事物,它们违反了社会运行的常规模式“结婚”“愿意坐更高的位置”;例(4) b 常规是“人不能不吃饭穿衣睡觉”“人不会没有妈妈”,所以“他可以不吃不穿、不睡觉”“孩子没妈”是反事实、不可能的;例(4) c 中“你不去”“你不认识我”违反了“你”所在的那个类“政治局委员、哨兵”的预期,政治局委员应该要参加会议,哨兵也应该认识将军。

请注意,这里的常规性是有层次的,例(4) a、(4) b 指的是普遍类,常规性对所有(或绝大多数)妈妈、女人或其他人、物都成立;而例(4) c 则是有限范围中的类,常规性仅仅是对这些人或事物成立,如果超出了这一范围,如“哨兵以外的人”,则常规性就不成立了。正是因为对例(4) c 来说,确定类的范围非常重要,所以这种针对某一类事物而不是所有事物的常规预期称为“类指预期”,而且这种类需要在语篇或语境中得到明确的解释。

常规性可以进一步导向其他语用范畴,在这一过程中,“自信”和“积极”两个要素参与进来,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自信”(confident)是说话人对所言说内容的事实性态度,也反映了他针对其他交际参与者的社会或知识优势地位。“不自信”(not confident)则反映了说话人认识到自己的社会或知识地位不够高,甚至是很低,预见到可能自己的话语有错误、可能遭遇别人的反对,从而在面临言说任务时,表现出更多的犹豫^④。因此,自信与否会影响到说话人对事件真值以及合理性的判断。

具体到语言形式,说话人在无标记时都是自信的,而不自信是有标记的。如果以一般自信为中性点,则有^⑤:

	不自信	自信
语速	更慢	中等
音高	平均基频更高	……
音强	比自信弱	……
发音控制	难以控制发音	……
连续性	不连续不稳定	……

“积极/消极”涉及说话者对事物的社会价值的判断。人们普遍具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因此如果说话人认为这是积极的事,他很难认为它不合理,这也就导致了常规性与合理性之间存在了错位,非常规的不一定不合理,合理的非常规事物也会导致感叹,但是这是有标记的情况。

【常规性—自信性原则】:在言说事物或行为时,如果说话人认为它是非常规的,则:

- ① 当说话人自信时,需要进一步看事物是否具有明显的积极倾向;
- ② 当说话人不自信时,那么说话人无法确定事件的真假(弱事实、弱反事实或非事实)。

下面按照自信和不自信分别论述。本节先讨论不自信的情况,自信的情况下一节再阐释。

3.2 意外→非常规(不自信)→不确定→疑问

非常规可以引起意外,而当说话人不自信时,他无法判断这一事实的确定性,也就很可能进一步引发疑问功能,与疑问范畴产生关联。陈振宇、杜克华(2015)和陈振宇(2017: 538-539)中认为意外可以使其他范畴迁移为趋向性疑问(即一般文献中的“揣测问”“求证问”),但进一步研究发现,意外也可以导向其他类型的疑问句,它们遵循着如下【询问原则】。

【询问原则】:

① 说话者如果认为事物是弱事实或弱反事实(非事实),则 a 或者需要对方证实或证伪(求证), b 或者告诉为什么如此(问理由), c 或者告诉有关细节(问细节), d 或者告诉信息的来源。这些语用功能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

② 说话者如果 a 不需要对方证实或证伪, b 也不需要告诉理由, c 也不需要告诉有关细节, d 也不需要告诉信息来源,则他已经能够确定事物是事实或反事实,不具有不确定性。

各种疑问用法分别举例如下。

1) 先看意外导致揣测/求证问:

(5) a. 他愤愤的说“不嫁给我,你难道要嫁给这个穷小子吗?(琼瑶《水灵》)

b. 林秘书,在办公的地方带小孩子来做什么?温总竟然不闻不问吗?(席绢《雪

儿姑娘》)

c. 方达生: (顿住了,片刻) 自然,现在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陈白露: (不放松) 难道从前我们有什么关系? (曹禺《日出》)

上述各例均有两种解读可能。以(5) a 为例,当说话人不自信时,他无法确定“要嫁给穷小子”这一事实是否为真,因此迁移为表求证,希望对方能够证实或证伪。但当说话人自信时,表示他认为“穷小子”不合理,或者责备,或者教育她不应该嫁给穷小子,或者断言她一定不会嫁给这个穷小子。

“意外→求证问”的这一功能,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对于“难道、不成”等所谓“反问”标记的研究,都发现它们先有表示意外(语用否定)的功能,再发展出求证问的功能(参看袁玢 1986; 陈振宇、邱明波 2010); 古代汉语的“乎”等语气词,既有感叹功能,又有疑问功能,很可能也是从意外发展而来的; 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哇”从意外发展为求证问(参看陈振宇、杜克华 2015)。

2) 再看问原因或理由:

(6) a. “婕凝,我不是病人,你怎么会一副我急需急救的样子? 怎么回事?”(梦萝《巧探妙佳人》)

b. “秦朋友,你何必一定要赶尽杀绝,好汉相惜,改日你们有幸再互相切磋武艺,不也是美事一件,请看在下薄面……”(柳残阳《魔箫》)

c. 李石清: (气了) 你怎么能输这么些! (曹禺《日出》)

上述各例中,如果说话人不自信,则他不确定“一副我急需急救的样子”“赶尽杀绝”“输这么多”为什么会发生,因此迁移为询问理由。当说话人自信时,则表示他认为“一副我急需急救的样子”“赶尽杀绝”“输这么多”是不合理的,表达了说话人的责备。

“意外→原因/理由问”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怎(么)”的方式疑问和原因疑问是同源但路径不同的演化过程,对原因疑问来说,刘月华(1989: 288)、李湘(2019)、陈振宇、杜克华(2019)、李强(2021)等都认为,它是来自诧异、惊异、意外,因为意外而推出希望告知原因(理由),后来逐渐演变为询问原因。

3) 再看问细节:

(7) a. “妈? 你到底怎么倒在地上?”(老舍《二马》)

b. 父亲又劈了他一个巴掌“老三,你看见了什么? 你究竟中了什么邪了?”(杜文和《聊斋先生》)

c. 罗亦鑫忍不住的大吼,“你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一点常识?”(丁千柔《网络女精灵》)

上述例子中,如果说话人不自信,则不确定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于是迁移为询问事物的细节,如究竟“为什么倒在地上”、究竟“看见了什么、中了什么邪”、究竟“有没有常识”。但当说话人自信时,则表示他认为“妈妈不应该倒在地上”“没有看见什么和中邪(现在的疑神疑鬼的表现是不合适的)”“没有常识”,表达了说话人的不满或责备。

“意外→细节问”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提及,不过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汉语史上的“好/多 A”表示感叹(意外),指程度非常高,令人惊讶; 进而表示高度无法确定,进而表示问细节(具体高度是多少),进而得到疑问用法——问程度/数量。这就是从意外演变为询问细节。

李晋霞(2005)说,性质形容词“好”先演变为表示程度高/感叹意义的副词“好”,大约在唐宋出现,如:

(8) a. 清秋华发好相似,却把钓竿归去来。(赵嘏《江上逢许逸人》)

b. 去了俺眼中钉,从今后好快活。(佚名《刘知远诸宫调》)

直到相当晚近,汉语方言中才出现用“好”询问事物数量/程度的用法,如伍金辉(2008)关于永州方言的例句:

(9) a. 你买这块衣裳要咖好多仔钱?(你买这件衣服花了多少钱呢?)

b. 从这当到车站有好远仔?(从这里到车站有多远呢?)

4) 再看问信息来源:

(10) a. 娘娘站在井边这儿撸胳膊挽袖子打算往下走呢,呼啦抄全过来了,拦在这儿:“娘娘,娘娘,穷妖精莫追啊。”“啊?你怎么知道他没钱?”“不是那个词儿啊,原来这个词儿叫‘穷寇莫追’,现如今换了妖精了,杀妖精不过头点地,雨过地皮湿,娘娘您给他留一个机会吧。”(郭德纲《郭德纲相声集》)

b. “听谁说的,仲石死了?”(老舍《四世同堂》)

c. “但他在追求你。”“谁说他在追求我?他自己就从来没有说过。他还表示过,他对爱情有恐惧症,最好一辈子不谈恋爱!”(岑凯伦《爱情帖》)

上述例子中,说话者听到信息“他没钱”“仲石死了”“他在追求‘我’”,如果说话人不自信,则有可能他对此信息的来源感到困惑,从而询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的)”。但当说话人自信的时候,他认为“他不是穷妖精”“仲石没死”“他没追求我”,即认为信息来源不可靠,表达了说话人对对方的知识错误的不满和对自身知识水平的肯定。

“意外—信源问”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很少提及,不过还是有一个汉语的例子,需要特别讨论一下:关于表示意外和语用否定的“哪(儿/里)”(历史上还有“那个”)的来源,有不同的看法,主流的看法之一,如吕叔湘(1985:260-261)、俞理明(1989)、吴福祥(1995)等指出,它的出现早于表示询问处所的“哪”,所以不是从处所疑问词演变过来的。周法高(1959:189)、吴琼(2002)等提出表示意外和语用否定的“哪”,是在东汉从“奈何”合音或省缩音变而来。在此之前,“奈何”已经演变为语气副词,表示强烈的意外,因此“哪”一开始就应该是意外副词:

(11) a. 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刘义庆《世说新语·方正》)

b. 其时复有谣言曰:“卢橙橙,逐水流,东风忽如起,那得入石头?”卢龙果败,不得入石头。(沈约《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一》)

我们认为,除了意外与语用否定意义,这一个“哪”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还在向询问功能转变,这一演变和处所询问有关,是问信息来源(哪得知,表示从哪里知道或从哪里证明),或者问在“哪个可能世界中/哪个方面来说”有这样的事。如:

(12) a. “我哪……哪有说谎?”(兰京《御梦英豪》)(我在哪个方面说谎了)

b. 想想看,他们一个个吃了我这么多年,老六好歹都快五十岁了,他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时,我哪一个少给过红?(阿奎《却下水晶帘》)(我在哪一个可能世界(哪一种情况)中少给了红)

c. “我哪一句提到是被推下楼的?”(夜蝴蝶馆《晚娘病毒》)(问信息来源—

我在哪里说过)

d. “确定 江君大夫交代的事 我哪一回失过手了?”(宛宛《红尘蝶恋》)(在哪个可能世界失过手)

e. “我哪里说 你老? 人家我刚刚是要夸你怎地这么老——实。”(袁圆《意外的春天》)(从哪里或哪一句证明)

可以看到,说话人的自信程度不同,语句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在说话人不自信时,疑问句保留了较多询问的功能,希望通过求证(揣测问)、问理由、问细节、问信息来源来消除说话人的不确定。但当说话人自信时,就较少承担询问信息的功能,而更多表达说话人的情感和语用否定意义。由于自信的程度是一个连续统,因此,疑问形式表疑问和表感叹的功能也非截然分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连续性。

四、意外(自信)到感叹

在说话者自信的情况下,非常规可以进一步叠加感叹。感叹句的根本功能在于表达说话者强烈的情感(吕叔湘 1982: 311; 朱德熙 1982: 24),因此由意外的非常规性引起感叹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陈振宇、杜克华(2015)说,与意外相关的,主要是说话者指向感叹(speaker-orientated),用来反映说话人自身的强烈情绪,不必对他人产生影响。

感叹缺乏独立性,可以在陈述、祈使、疑问语力的基础上同时表达出强烈的感叹。这也为感叹与其他语力叠加,其他语力向感叹发生迁移提供了条件,这一方面的论述可参看陈振宇、张莹(2018)、张莹(2015)。在意外范畴中同样如此,除了单纯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的强烈情感外,感叹也可以附着在疑问、否定、肯定的语力上,作为主要或次要的意义功能。此外,感叹也对说话人的自信程度很敏感,当说话人自信时,语句的感叹色彩往往较强;不自信时,则感叹程度很低,甚至接近于零,这时是更为纯粹的疑问功能。

在意外范畴中,感叹有否定和肯定两种附着语力。进一步的推导遵循如下原则:

【常规性—合理性原则】:在言说事物或行为时,如果说话人认为它是非常规的,且说话人自信,则:

① 当事物不具有明显的积极倾向,则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解反预期除外),表达语用否定和感叹;

② 当事物具有明显的积极倾向,事物当然是合理的,这时说话者表达语用肯定和感叹。

另外,意外一般不直接与合理性发生关联,而是需要常规性的过渡。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说话人无法判断事实常规性的时候,意外也可以直接与合理性相联系:

【意外—合理性原则】:说话人无法做出常规性判断时,且说话人自信,则:

① 合理的事实不能让他感到意外;

② 如果表示对事实 X 意外,则该事实不合理。

(13) a. 可是万一回不去呢? 难道要在山上过一辈子吗?(柳盈《狼的花嫁》)

b. “这种时候怎么能够闭眼睛? 大炮子随时都会落下来的。”(巴金《家》)

例(13) a 和(13) b 中,因为事件的罕见性或特殊性,说话人都无法做出常规性判断,不知道“在山上过”和“闭眼睛”是否是常规的。但因为说话人表达出意外的情绪,说明说话人认为这种

事实是不合理的。

4.1 从意外到语用否定: 真值否定问题

当说话人认为事物非常规,且事物没有明显的积极特征时,说话人会推论认为这一事物不合理。不合理会导致语用否定,这一点前人已经有充分的阐释,参看李宇凤(2010b)、袁毓林、刘彬(2016)、陈振宇、杜克华(2015)、李强(2021)等。但是,这里还有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从合理性否定到真值性否定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只否定合理性而不否定真值,什么时候从合理性否定进一步获得真值否定?

陈振宇、杜克华(2015)说,如果是对命题X的语用否定,则分为两类:否定命题X为真;承认命题X为真,但否认命题X的合理性。前者可称为“真值否定”,后者称为“合理性否定”。有的意外句可以否定真值,如例(14)a,有的却只否定合理性,如例(14)b:

(14) a. “他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长得比别人高大一点儿而已。”(羽昕《千万买主》)(说话人认为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b. “谁呀?大半夜地瞎叫唤什么!”店小二从屋中探了出来,只见三个背影向远处跑去。(豆豆猫《戏梦闯江湖》)(说话人不否定“有人在叫唤”的事实性,只是觉得不应该在半夜大声喊叫)

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李宇凤(2010a)分出“不应该做XP”“不应该认为XP”“不应该说XP”。我们认为它们实际上都是“合理性否定”,因为有“不应该”;但是,只有“不应该认为XP”会进一步得到真值否定,即XP为假;其他两类都得不到真值否定。李虽然没有进一步论述何时是“不应该认为XP”,但这一论述启发了我们:限制条件应该是看这个XP的性质。

XP是引起说话者意外的非常规的事物,当说话者自信,而且它没有明显的积极性质时,说话者认为它是不合理的。此时,可以将X分为两类:

【合理原则1】:当说话人认为XP是某个认识主体的断言(也就是引述性的内容^⑥,不管是对动态还是静态事件的判断)时,且说话人自信,说话人认为该断言是错误的(反事实的),应该修改为相反的断言:

(15) a. “你们倚仗人多,使用歹毒的利器,这等所为,难道不觉得太下流卑鄙?”(司马翎《丹凤针》)

b. 我也是傻子,有眼不识泰山,竟然相信你是个乡下姑娘、偷渡客。(岑凯伦《金冠天使》)

c. “原振侠!你居然相信耶稣升天,那真可教我失望!那太不科学了!”(倪匡《复活》)

例(15)中,三个事物都没有明显的积极性。因此,如果说话人是自信的,就表达了他认为“不觉得行为卑鄙”“相信你是乡下姑娘”“相信耶稣升天”这些事件是不合理的,其中“觉得/相信”都是表示某个认识主体的断言,对相应断言的否定,也即是说话者认为这些断言是反事实的,应当修改为相反的断言命题“行为卑鄙”“不是乡下姑娘”“没有耶稣升天”。正是通过对断言的否定,意外范畴否定了话语的事实性。

【合理原则2】:当说话人认为XP不是某个主体的断言,XP不合理,且说话人自信时,则:

① 如果说话人认为 XP 是已然的,则虽然承认它是事实,但谴责或后悔;如果 XP 具有延续的特征,则要求停止(从事实转为反事实);

② 如果说话人认为 XP 是未然的,则要求禁止它的发生(阻止成为事实)。

(16) a. “小姐,你怎么还一副没事的样子?你可知大事不好了!”(楼采凝《乞丐郡主戏诸葛》)(说话人承认“一副没事的样子”是事实,但是表示不解和谴责)

b. “天哪!我竟然一整个晚上都在谈公事,你不会觉得无聊吧?”(语绿《劫艳鹊桥》)(说话人承认“一整晚都在谈公事”是事实,但是表示后悔)

c. “都中午了,你怎么还在发呆啊!”(席绢《富家女》)(说话人承认现在她仍在发呆,但是要求她立刻停止)

d. “难道明天你也不去接她出院?”(夏娃《俗气情人》)(说话人无法确定明天的情况,但认为应该去接她出院,努力禁止“不去接她出院”的情况成为事实)

已然时,说话人否定的是合理性,承认事实,如上面的对事实的谴责、后悔及禁止,如例(16) a、(16) b、16(c)。但是,当 XP 是未然时,禁止的是从未发生的事物,此时,该事物是否会在未来发生,依然是不能确定的(因为说话人的要求可能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所以本质上是“非事实”的^⑦,如例(16) d。

下面来看看一些表面相同,但其语用语篇性质完全不同的例子,这说明了语用歧义的情况:

(17) a. 甲:他最近在写小说。

乙:他写什么小说!骗你的!

(乙认为“他写小说”是甲的判断,乙反对,并认为“他写小说”是反事实)

b. 甲:他最近在写小说。

乙:他写什么小说!好好休息不好吗?!

(乙承认他写小说是事实,但是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表达了谴责和禁止)

在例(17) a 中,说话人乙认为甲做了一个判定“他在写小说”,并且认为这一判断是不合理的,从而否定了事件的真值。但在(17) b 中,说话人乙认为甲不是自己做出判断,而仅仅是在陈述事实,所以仅仅是认为“他写小说”是不合理的事,但没有否定其真值。这里后续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骗你的”说明乙试图影响甲的判断,所以使得判断真值的功能突显出来。“好好休息”与“写小说”对立起来,乙比较二者的价值,所以仅仅停留在对“写小说”事件的合理性的阐释上,没有涉及事件的真值。

请注意,当说话人以不自信的语气说事物不合理时,不能确定事物的真假。

(18) a 杀父之仇,他不应该无动于衷啊!

(18) b 杀父之仇,他不应该……无动于衷啊↗?

例(18) a 有特别的重音,体现了说话人自信的语气,本身是一种感叹,说话人通过对事件不合理性的强调,表明说话人认为事情不是这样的,“他”很可能有某种行动,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是一种对“无动于衷”的事实性的否定。相反,例(18) b 的语调是上升的、迟缓的,表示说话人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无动于衷,因此表达求证、问原因等功能,其中以求证问最为凸显。但随着说话人自信的增强,在上升语调中也可以发展出承认“无动于衷”的事实性、批评“无动于衷”态度的解读。总而言之,自信程度的不同会使语句产生不同的解读。

4.2 从意外到语用肯定: 积极性质

当事物具有明显的积极倾向,事物当然是合理的,这时非常规的事物只能引起说话者的语用肯定和感叹。当然这也需要进一步区分:

【合理原则3】:当说话人认为非常规事件合理时,且说话人自信,则:

- ① 如果说话人认为事件是已然,则说话人虽然惊讶,但仍表达出欣喜、称赞或自豪;
- ② 如果说话人认为事件是未然,则说话人鼓励这件事的发生。

(19) a. 其实,在丰子恺六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他居然为了此书的完成,历经了四十余年的沧桑岁月。(《人民日报》1993.9.30)

b. 冰冷的刀锋,一下子就已到白玉京咽喉上,他却连眼睛都没眨一眨。(古龙《七种武器之长生剑》)

c. “公子,你可算回来了!”(沧月《武之魂系列》)

d. 另一人迫不及待地道:“师父,你终于要告诉我的身世了。”(上官鼎《沉沙谷》)

已然时,说话人肯定事物的事实性,且由于其具有积极倾向,因此尽管惊讶,仍旧肯定其合理性,并表达称赞、欣喜等,如例19(a)、19(b)、19(c);但是,当XP是未然时,说话人称赞的是尚未发生的事物,此时,该事物是否会在未来发生依然不能完全确定,但说话人因其积极性质鼓励其发生,例(19)d。

总之,当说话人自信时,如果合理性较为明晰且积极,语句获得肯定性感叹意味;如果事实性不确定或事实不合理,感叹可以作为叠加于怀疑和语用否定上的情感。与疑问语力相比,当自信增强时,以“意外”为中介,说话人对事实性的认定容易由常规性转向合理性,此时语句语力从疑问迁移至语用否定或语用肯定。

五、结 语

本文将“意外三角”限定在“意外特征所导向的功能迁移或叠加”。与此前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意外”主要有非常规和不合理两个来源,二者中非常规占据主导地位,不合理性则往往需要消极情感对非常规的过滤而推断得出。说话人的自信与否会影响事实性判定:说话人不自信时,语句一般表达疑问,包括揣测问、原因/理论问、细节/焦点问、信息来源问四种;说话人自信时,若命题是消极的,则容易从疑问迁移至语用否定,对事实性的认定从非常规转向不合理,进一步再根据是否引述某一认识主体的断言区分是否否定命题的真值;若命题有明显的积极倾向,则具有语用肯定意味。感叹与“意外”是同生共存的,可以叠加在疑问、否定、肯定的语力上;自信的增强同样伴随着感叹强度的增加。

注 释

- ① 在语用迁移理论中共分三种:1)正迁移,指形式出现在易于体现或至少不阻碍它达成其已经高度规约化(记忆)功能的环境之中——或者是有条件满足它的规约性功能的实现,或者没有条件阻碍其实现;2)负迁移,指形式出现在不易于体现或阻碍它达成其规约化(记忆)功能的环境之中——或者是有条件满足

它的规约性功能的实现,或者是有某种条件阻碍其实现。负迁移其实就是直接言语行为失效,而转向间接言语行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使用A范畴的话语形式,实现的却是B范畴的意义功能”;3)叠加,是多个功能叠加在一起的意义增量,首先是正迁移实现,但获得的功能又触发了新的迁移,继续获得新的间接的功能。与本文有关的仅仅是后面两种:负迁移和叠加。

- ② 常规和合理在语法化过程中也分别起作用:1)一个形式长期用于某种语用环境中,也就是形成了常规搭配,于是该形式默认就是这种语用意义。例如总括“都”用于“连……都”递进格式中,最终获得表示极端和意外的“甚至”意义;2)一个形式自身的语义结构会导致某种合理的叠加,从而获得新的语用意义。例如从“白(白)、空、干”等语义蕴含“徒劳”意义,所以相似的语词都容易获得这一新的意义。

当然,语法化也可能是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说得好听”,一方面它极大地概率用于消极情绪和反预期的语篇中,另一方面也有内在的道理:太好的东西往往不是事实,言说的内容往往是对现实的极端化(很难有人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所以说的太好的,当前事实很容易不符。那么,这两者谁更重要,影响更大?我们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常规性影响更大,因为很多类似的语词或结构并没有产生这样的功能叠加,或者叠加的概率比较小,如“说得太好了、说的真好、说的十分好听”等就没有这一用法。参看张谊生(2022)关于“看似”的解释。

常规和合理其他方面的性质还有:常规的预期,一般与当前信息相符(正预期);合理的预期则大概率地与当前信息不符(反预期语篇),参看陈振宇、张佳卉在“汉语研究国际青年语言学家高峰论坛(2022)”的发言《正/反预期性触发语的比较研究——以合理性“按说”和常规性“一般说(来)”为例》。

- ③ 袁劲(1986)认为,“道”有“料”义,“难道”即难以预料,虚化为副词后,表示深感意外的语气和情态,再由“反预期”产生反问意义。我们认为,“难道”语境中说话人没有想到的主要都是对他来说消极的事,所以消极意义占了上风,这就是语用否定的来源,我们几乎找不到表示纯粹的积极的感叹的例子。但当说话人不自信时,意外会转变为揣测问,即说话人有所猜测,但是不敢肯定,希望对方语义证实或证伪,如“难道你真的是这里的老板?”不过,反问的用例常见,而推测的用例少见。
- ④ 这里的“自信”和“不自信”代替了以前我们使用过的“强意外”和“弱意外”的术语,因为“强、弱”本身难以定义。
- ⑤ 请注意,这里往往是韵律上的细微差异,如陈振宇、姜毅宁(2019)所言的“重读的‘就、就是’是强调(他反预期)标记,……如‘他就这么差!’;轻读的‘就、就是’是意外(自反预期)标记,……‘他就……这么差!’”当“就”重读时,表示说话者强调他的差劲,这反映自信或强化自信,并且要求对方认同这一点;当“就”轻读“这么”重读时,表示说话者感到意外,不相信他的差劲是真的”,因此需要对方证实或证伪。
- ⑥ 李宇凤(2010)的“不应该认为X”中的“认为”就是在说X是某个认知主体的断言。
- ⑦ 本文采用陈振宇、姜毅宁(2018)的术语,如果说话者认为命题为真,则是“事实”;命题为假,则是“反事实”。如果说话者无法判断或没有言明命题究竟是真是假(可能真可能假),则是“非事实”。

参考文献

- 陈振宇 2017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陈振宇、杜克华 2019 “怎么”新说,《汉语副词研究论集》(第四集),上海三联书店。
- 陈振宇、姜毅宁 2018 事实性与叙实性——通向直陈世界的晦暗与透明,《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 陈振宇、姜毅宁 2019 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第3期。
- 陈振宇、邱明波 2010 反预期语境中的修辞性推测意义——“难道、不会、怕、别”,《当代修辞学》第4期。
- 陈振宇、张莹 2018 再论感叹的定义与性质,《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九),商务印书馆。

- 李晋霞 2005 “好”的语法化与主观性,《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李强 2021 “怎么”表达意外:疑问、反问和感叹,《汉语学报》第1期。
- 李湘 2019 状语“左缘提升”还是小句“右向并入”?——论“怎么”问句质询意图的共时推导与历时变化,《中国语文》第5期。
- 李宇凤 2010a 反问的回应类型与否定意义,《中国语文》第2期。
- 李宇凤 2010b 从语用回应视角看反问否定,《语言科学》第5期。
- 刘娅琼、陶红印 2011 汉语谈话中否定反问句的事理立场功能及类型,《中国语文》第2期。
- 刘月华 1989 《汉语语法论集》,现代出版社。
- 吕叔湘 1982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学林出版社。
- 陶寰、李佳樑 2009 方言与修辞的研究界面——兼论上海话“伊讲”的修辞动因,《修辞学习》第3期。
- 吴福祥 1995 敦煌变文的疑问代词“那”(“那个”、“那里”),《古汉语研究》第2期。
- 伍金辉 2008 论永州方言中的疑问代词“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期。
- 吴琼 2002 试论“恶、安、焉”的演变和“那(哪)”的产生,《语言研究》第1期。
- 俞理明 1989 汉魏六朝的疑问代词“那”及其他,《古汉语研究》第3期。
- 袁劲 1986 说“难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袁毓林、刘彬 2016 “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张谊生 2022 试论“看似”的主观否定倾向与逆转衔接功能——兼论“看似”与“貌似、像似、好似、疑似”的异同,《语言科学》第2期。
- 张莹 2015 现代汉语感叹范畴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周法高 1959 《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Aikhenvald, 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M. 1998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aiwanese kcmg in relation to its grammaticaliza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pp. III, 27.
- Matthews, S. 1998 Evidentiality and mirativity in Cantonese: wo3, wo4, wo5!,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pp. 325–334.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Mirative Triangle”

Chen Zhenyu & Bao Xiaoti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ain sources of “mirativity”, the unconventional and the irrational, in which the unconventional is dominant. Mirativity can lead to pragmatic transfer of function. Whether the speaker is confident and the proposition is positive work together in this process. When the speaker is not confident,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transfers to interrogation, seeking for confirmaiton, for reason/theory, for detail/focus and for information source. When the speaker is confident,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will transfer to pragmatic affirmation if the proposition is positive, while if the proposition is negative, it will move to pragmatic negation. Exclamation and surprise are always symbiotic, superimposed on interrogation, pragmatic affirmation, and pragmatic negation.

Keywords: mirativity, interrogation, pragmatic negation, exclamation, pragmatic transfer, confident, positive or negative